

《港都人生 鹽埕・市井》 城市書寫的背後進行式

撰文／林佩穎

壹、前言

鹽埕區，位於高雄市中南端，左倚壽山、右環愛河、南臨高雄港，西北面以臨港路與鼓山區接壤，東鄰前金區，東南隔愛河出口與苓雅區為界，南側隔著高雄港和旗津區遙遙相望。是高雄市面積最小的行政區，僅1.4161平方公里，神似一個不規則的直角三角形。但每個老高雄人都有屬於自己的鹽埕記憶，這個小小的三角形空間並不只是同一時間匯聚，甚至同時顯現出不同的時間性交會與累積。

2014年10月1日，《港都人生 鹽埕市井》¹正式出版，這本書從職業作為切入點，描寫了15位高雄人的人生，從細微貼身的個人史，反照回高雄港邊生態的大歷史。本書始於是筆者與同學李怡志自2008年開始的觀察，筆者深為外地人在鹽埕探訪多年，發現這個小小的城區不論建築形式、商業型態、人文風景都顯露出特殊的樣貌，這是這裡所獨有的紋理，這塊高雄最早開始發展的區域，保存了相當數量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和許多經營數十年的小店。

每次要前往鹽埕，跨越愛河的橋，就像跨進了不同的時區，愛河分隔了兩個時空一般，左岸快速、右岸緩慢，左岸人潮洶湧忙碌、右岸閒散，愛河右岸的鹽埕不同於對岸，這樣的頻率與差異顯而易見。走進鹽埕區，會見到民國40年代的建築、50年代的招牌、60年代的商品擺設，它們全部匯集在同一個空間之中，每一樣物件都有自己的記憶。城市不只像海綿一樣，吸收了這些記憶，更將這些記憶體現並感染了在其中遊走的人們，同時展現在穿過愛河踏進鹽埕區所體現到的時間差，城市並不直接訴說過去，而藉由櫥窗的擺設、巷弄內的商品、關上的鐵窗、安靜的街角，書寫時間的刻痕，如此的吸引我們這些年輕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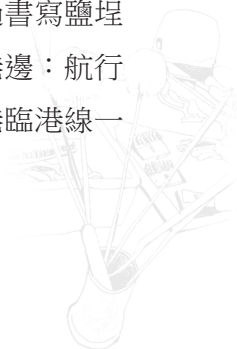
1 林佩穎、李怡志圖文，《港都人生 鹽埕市井》（臺北：無限出版社，2014）。本文內容為部分摘要，版權獲出版社同意刊登。

剛開始，我們選擇了類似蹲點的方式，每個星期有一段時間待在鹽埕，將自己置入空間之中感受。剛好鹽埕區的瀨南街119號能夠提供給我們討論，一個星期可能有一天或兩天，會前往此地，或和隔壁的阿姨們聊聊天，或在鹽埕散散步，阿姨們帶著我們，前往鹽埕人的私房景點，或許是空曠的鐵道，或者是巷弄中的老屋。這樣輕鬆的閒聊和沒有確定目標的性質，是我們最原始的動機，跟在地方上叔叔阿姨們後面遊走，以不太有效率沒甚麼結構性的方式，看到不同的地方風景。爾後，我們以速寫和文字並陳的方式記錄表現，一方面以文字貼進時間，一方面也以速寫補足空間中的時光刻痕。

《港都人生 鹽埕市井》本書分做兩大部分：一為「港邊」、二為「岸上」，從地理位置以時間敘述空間，從怡志外婆家的故事作為序言，靠港維生的一個家庭，在鹽埕成家立業，當船員的外公在外討生活，外婆如何持家，維繫一家七口的穩定，同時開啟了家族移民至高雄的篇章。第一篇「港邊」在空間上由引水人引領出港，遠洋、近海、旅社、鐵道、港口旁的拆船業，總共有五個故事，包含了高雄港的港務、船務，大致描繪了高雄港邊的生態與作息，並經由拆船與遠洋脈絡，簡述了第一港口到第二港口的起落，引水人如何引領整個港區的脈動；遠洋漁業的辦公室隱身在半百的老屋之中，靠一支電話遙控彼岸大西洋的船隻；拆船廠的老闆從學徒開始做起，靠著敏銳的商業眼光一港一岸蒐羅了船隻的內臟，建立起自己的廠區王國。

第二篇「岸上」由港邊延伸至鹽埕區精華區也就是堀江商場，五福四路、周邊巷內，然後愈來愈靠近愛河。每篇著重於開店的經營之道與開店過程、與客人來往的小故事，兼具與港都時髦與西化的關聯性，當年的美軍第七艦隊在鹽埕的遊走在國際商場的西裝老師傅是如何與美軍往來，海上來的船員帶進了那些新奇之物，如何在封閉的年代帶進稀有的舶來品，讓港都成為南部七縣市獨有的集散地，新樂街的金脈在國共冷戰的年代，又是如何支撐了整個港區的暗流，將暗流通向世界各地，總共九個故事。

本書所累積的文字記錄與百張鹽埕速寫，也希望透過鹽埕中的人物、景色，以他們的生命與職業，窺見了高雄港興起的某段時光。以鹽埕人二、三十的生命歷練，相互勾連個人場景與產業面向，讓每一個街區、市場、店家有了不同的延伸面，透過書寫鹽埕過程，勾勒出專屬於港都的前世今生。以下選擇本書中的兩個章節，分別為港邊：航行的終點、岸上：鐵道旁，摘要性的呈現拆船業所貼進的港邊生態，以及高雄港臨港線一個小小理髮店所帶出的路橋與鐵道歷史。



貳、港邊：航行的終點

一、丸仔湯

在鹽埕觀察多年，公園路的變化最為巨大而教人唏噓。

港邊的公園路原本是全臺最大的大五金散地，從愛河邊的真愛碼頭延伸到臨港線鐵道，公園路加上兩旁的巷道共有百多戶的大五金商家，包括了各式電機五金、馬達、鋼索、抽水機、水龜（節溫器）、螺絲、風車、手提風車、幫浦、油壓、變相機、高壓軟管，在這條街上都找的到。高雄捷運施工期間，來臺工作的日籍工程師要找什麼工具材料，都要到這條街上來找。

對比古早味小吃、國外的奢侈品，這類復古時髦的鹽埕印象，這條不時飄著黑油味的街道顯得陽剛味十足，起重機不時在街道上出現，店家的陳設的不是小巧精緻商品，而是氣味強悍的幫浦、水龜，大船內的各式肚腹在這條街上恣意流動。

筆直的公園路在太平洋戰爭時為日軍的戰備跑道，高雄的拆船業也孕育於此，戰爭末期日本撤離高雄之前，為了防止美軍的奇襲，並預防美軍運用高雄港，因此「清港」，炸毀高雄港內的諸多船隻，另有一說為美軍轟炸高雄港多達52次。總之二次大戰末，沉船充斥的高雄港被稱為「丸仔湯」，丸仔湯：日本稱船為「丸」，常有船名為「XX丸」，多艘沉船的港灣於是以臺語暱稱為「丸仔湯」。高雄港一度無法使用，甫來臺的國民政府，曾經想要放棄高雄港。

但戰後的物資短缺，急待建設的臺灣需要鋼鐵、金屬，港內的沉船於是有了另一種的用途，拆卸的舊船體包括有船板、廢鐵、機件、合金等，相關產業鏈包括了鋼鐵業、拖船業、清倉業、瓦斯業、運輸業等等，除了拆炸毀的沉船，隨著國民政府撤臺的大型江輪，也在此處拆卸。直等到拆船區移到紅毛港的大仁工業區為止，鄰近的第三船渠一直是拆卸船內大五金的集散地，拆船在民國50年代獲利甚高，危險性也相當，有個朋友說起自己曾在紅毛港拆船的父親，說他父親每到紅毛港總要到附近廟裡走走，悼念在工安意外離開人世的朋友。

曾經充滿大船肚腹的公園路，在2011年正式告別，高雄市政府以綠八計劃為軸，分成三期，拆除了公園路上的排排街屋，也將產業據點連根拔起，覆蓋上平坦筆直的綠色公

園。我曾在拆除後的街道發愣，玩偶、高跟鞋與機具在路邊堆成小山，灰塵漫漫的午後。

街道氣味需要時間累積沉澱，而毀壞只需要一個星期。

今年，駁二週邊原有堆高機出入的產業倉庫，也一一改為文創基地，「大五金街」已經是失去的名字。

二、港區的屠宰場

想要探詢這些大五金的出身，於是跟隨朋友的腳步，我們探訪位於拆卸大船的拆船廠，在一個三月的熱天中午，高雄已經如八月酷暑。港邊黑水熱氣蒸騰，高聳的支架在港邊林立，巷弄間的廠區傳來熟悉的黑油味與燒焦味，入口處是拆卸下來的船艙，用來做暫時的警衛室防範過路的宵小。兩百坪廠區的一片黑土之上，停著已經剖腹的漁船，兩臺怪手正把這艘大船拆了，一臺怪手有著大剪，一臺則是有個龐大的吸鐵盤，一個動刀，一個吸納，切開來的內裡焦黑一片，鎔開的金屬和黃色的隔熱塑膠，一格一格的構築了船的輪廓，遠看是黑金色的華麗廢墟。

我們踩過黑土，跨過鋼條、沿著小路走，右邊的鐵皮大棚底下，存放了一堆堆的機具小山，比我還高的齒輪，比大腿還粗的鋼索和鐵鍊，高挑的鐵皮大棚下坐著一桌人抽菸閒聊，其中一位就是豐翔航海的老闆——郭先生。

他和朋友正聊著，聊到高雄港最近停了艘亮晶晶的白色遊艇，停在港邊每天都刷洗得極為白淨，講起來如同巷口的百萬名車，稍微打聽一下遊艇的成本，每艘遊艇不問造價，光是停泊在碼頭一個月就要五十幾萬起跳，包括保養工人的薪水、清洗、維修、等等費用，不時還要把船開出去兜兜風，問起遊艇的所有人，有人



圖1 拆船廠的入口警衛室是拆下的船艙，郭老闆說用來「防笨賊」
(繪圖／林佩穎)

接口說是：「軍火商。」嗯，那養得起。

郭老闆聊起高雄港內的遊艇，說國外的碼頭四季風平浪靜，不像高雄港每到冬天便吹起讓人頭痛的東北季風，遊艇只能乖乖停在碼頭，根本無法出港。又說到高雄市府的政策，如何推廣貨櫃碼頭等等……聊到港區的生態，幾位黝黑皮膚的叔伯宛如談到自家巷口，高雄港的眉眉角角就在其中。

簡單的木板架起桌子，旁邊是老舊的長板凳，缺了點邊的圓板凳，沾了點汗色看來挺薄的塑膠扶手椅，郭老闆的白色iphone、錢包、和菸盒就隨意放在桌上，眼眸是淡色的，穿著有POLO衫，踩一雙黑色的球鞋，說之前海洋局也有跟他訪談過，一邊他的兒子就冒出來，臉龐看來和我們差不多的年輕人，是他幫我們牽的線，穿著連身的藍色工作服，帶著眼鏡打聲招呼，看到我們幾個圍著他老爸，沒什麼事，接著就要進入廠區工作。郭老闆說：「那是我兒子，從日本回來，我要他從基層開始練練。」他遞給了我們工廠的名片，上面有三個公司，分別是海運儀器、海運有限、企業有限公司。

三間公司的老闆是一位澎湖出身的毛頭小子，郭老闆說：「我國中畢業，不愛念書就來高雄當學徒了。」

他到達的地點哈瑪星是許多澎湖人上岸的第一首選。哈瑪星遍佈的海運儀器行，讓小夥子看到一些機會，他選擇其中某家，當起學徒，想要認真的學個一技之長，洗衣掃地、跟師兄師弟睡一起，悶熱下午的火熱工，這樣度過他的青春少年。他說村落裡好幾位同輩都來到了高雄，那時高雄的加工區正熱，一個月的薪水七、八千元，可是當學徒的卻只有五十元，每次過年過節回澎湖，大家祭祖放鞭炮的空檔，都會被阿母趁機碎念：「隔壁阿賢阿花都拿這麼多薪水，還可以有多供家裡，就只有你拿那個五十元。」

「可是現在這些人仍拿三、五萬的薪水，我已經開三間公司了。」旁邊的友人聽



圖2 在工廠的郭老闆，旗下有三間公司（繪圖／林佩穎）

了笑問：「你阿母今嘛袂雜念了吧！」郭老闆這麼說：「我二十四歲開公司之前，伊就過世了。」他語氣淡淡，但這個上午他提了兩次。

二十四歲，郭老闆就開了自己的第一間公司，開始修起船上的儀器，之前學到的技術成為他有力的後盾。二十九歲甫結婚就因為港區政策的修改，放下老婆隻身前往日本。剛開始一個日本人也不認識的他，雇用了一位在日本讀書的臺灣大學生，兩個人拿著地圖，買了兩萬多日圓的JR PASS，每天搭著火車開始游走日本的港口，在火車上討論等等要去看的地點，帶著蒐集到目錄、雜誌，緊湊的行程，短短七天就可以換一本JR PASS，第一次就在日本用掉了3.5本的PASS，大阪、名古屋、神戶、東京，大大小小的港口都有他們的蹤跡。白天跑行程，晚上做功課，一口破日文的小夥子，靠著面對面的穩紮穩打，跟許多日本港區沿岸的老社長建立起關係，搭起高雄港與日本間的貿易連繫。而他的破日語也靠著每天的一來一往進步神速，很快的，在某日發現大學生自己暗自收取交易臥數之後，便把他辭退，自己開始跑業務。

民國50年代的臺灣遠洋漁業十分發達，造船的技術快速進步，近洋的漁業滿足不了港口的需求，能夠開往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新船需求孔急，從日本過水來的二手馬達和二手機具於是成為搶手貨。日本貨使用起來穩定，淘汰的年限也新，在日本船上的維修也好，到了臺灣給巧手的臺灣師傅修一修保養一下，又可以成為另一艘船的心臟，價格也比一手的便宜個好幾成，日本來的機具也因而水漲船高。郭老闆就這樣沿著日本，搜回好幾貨櫃的貨，裝滿了一整船的肚腹，接著再運回來臺灣，一個港一個岸、一個岸一個港，就這樣建立起自己的事業。

有時是港區的朋友要找貨，他去日本也會幫尋。這類型的五金特殊需求不同，大船小船功能不同也就差別很大，久了竟然也有種類似古董交易的信用。自己曾經當過黑手，船的肚腹好不好，有沒有維修的可能，可以掂出什麼斤兩，靠過去的經驗慢慢也有了頭緒。每日談價錢、講買賣，連拆船的技術也從日本學回來了，如何用瓦斯切割船頭、用大鋼牙切開船身。到現在他還維持著每二十天去一趟日本的習慣，一去十天，接著再回臺灣。「工作很辛苦啊！」圍在周圍的我們，聽到這個頻率都不禁驚呼。

剛創業時孩子不是還小嗎？「這樣家裡怎麼辦？」也只能這麼辦，有時就把全家大小一起帶上日本。有次要運貨，便開著貨櫃車，從東京開始載貨，用好幾天的時間一路開到北海道，帶著老婆和兩個小孩在貨櫃車上，車後還載著一整車的貨，在狹窄的車廂



裡，三個人擠著一起穿越白茫茫的冬日本，度過新年。

老闆笑一笑：「結婚了，為了老婆小孩也只好拚了。」

到現在，政策的風向轉彎，高雄不再以重工業為發展目標。我問老闆，如何看待拆船業的前景？他回答：「會一直在啊，這是港口，總是有船要拆。」高雄不再買國外的船回來拆，但本地仍然有船要處

理，就像有組裝車子的一天，就有拆車子的那刻，一個仍然活著的港口，就會有累了、壞了的老船。廢鐵要能變黃金，後面要下的功夫，真的是一個港一個岸所累積起來的吧。閒聊到了中午，師傅們紛紛收拾了手邊的工作，毛巾還掛在脖子上，來到我們聊天的桌子旁，已經十二點了，是大家吃便當的時間，我們幾個占了師傅們平日休息的區域，於是沿著廠區走走。

經過剛剛還閃著火光的瓦斯槍，瓦斯罐成堆的在遠處，我們問郭老闆，這艘船大約是幾噸？他說大約七百多噸吧，不算大船，更大的要去位於小港的大仁工業區拆卸，這邊的廠區還太小了，踩在底下的黑土呢？是船的殘骸，被怪手碾來碾去，久而久之厚厚的一層，眼前這艘是已經燒過的船，因為火災而廢棄，燒過還比較好拆，易燃的部分都已經被火燒得差不多了。我們踩在怪手輾過的齒痕上，一直往前走就看見港了。

回頭，師傅們圍著桌子，開始快樂的飯後西巴辣，²我走出拆船廠，想起造船廠也不過就在另外兩條街上。之前參加的下水典禮，昂揚而奔放的出港歌聲，炸響的鞭炮、紅紙屑，在世界的悠遊與驕傲，回歸這裡，碾為黑土。



圖3 填滿黑土的拆船廠（繪圖／林佩穎）

2 臺語：擲骰子。

參、岸上：鐵道旁

鐵道理髮是永義安的老闆帶我們去的，記得那時有問過他，鹽埕有哪些在地人才知道的景點？過了幾個星期，他才想到比較確切的地點，我們去看了藏在大溝頂巷弄間的林迦³古厝，接著又和我們探訪這間鐵道理髮，跟著老闆的機車，從堀江商場後方的必忠街穿過七賢二路，巷弄兩旁有一些可愛的老房。還記得第一次去，鐵道理髮還隱藏在眾多的鐵道宿舍與警察之間，有一棵好大的榕樹上綁著招牌，簡單的白色油漆木板，配上手寫的兩個字「理髮」，另一棵大樹底下用水泥堆疊出一個高度，藏著小小的防空洞入口，往後一點有一座磚牆寫著理髮兩字和一個箭號，右手邊四線道的大公路橋就這樣大面積穿過這個區塊，連接鼓山和鹽埕兩區。

鐵道理髮的後頭，是已經停駛的高雄港站，空蕩蕩的鐵路上少了火車行駛，三十六軌的開闊鐵道長滿了小花，曾是亞洲第四大的港邊鐵路群，極為安靜。夕陽西斜之時，我曾經和永義安的老闆娘在鐵軌上漫步，頭頂上是高雄難得的大片天光，日夜交錯的片刻昏黃裡帶著明亮，我們一邊閒聊穿梭在鐵道間，褲管不時會黏上扎人的恰查某，⁴而高雄港車站的辦公室早已荒蕪，隱沒在大樹之間，不時有野狗占據。

背對著大安街，站在鐵道上，左手邊就看的到高雄港邊倉庫與遠處的港灣，偶爾還能見到停泊的大船，正對面是綠色的壽山，左手邊鐵路就這樣向著



圖4 理髮部外的大樹和警察宿舍（繪圖／林佩穎）

3 林迦：高雄閩人，1935年創林迦物產株式會社。光復後於1946年擔任首屆鹽埕區長。1956年捐地三千坪建三信高商。

4 鬼針草的臺語。

陸地與海上延伸，我想像著這條鐵路連結到臺灣的最北或者最南，將海上的貨物輸向陸地，將陸地上的物產送往他方，稻米、檜木、香蕉，或者水泥、飼料和石油。

再次來訪已經是一年多以後，那是颳起東北風的季節。大片的宿舍區被剷為平地，二樓半的警察宿舍、日式的平房，全部或者被填上了水泥或者種上草皮，鐵道旁開始動工圍起鐵皮，而原有的南北號誌樓，⁵也因為施工被拆掉一座，但是孤零零的日式黑瓦舍中，理髮的招牌反而變的清晰，精神奕奕的阿桑⁶正在為男客人洗頭，洗手臺是在玄關砌起的那種，洗手臺上方還有棵大樹，客人坐在椅子上俯著頭讓水澆著，阿桑掬起笑容對我們示了意，這是間開業40多年的家庭理容店。

這幾年政府在鹽埕和哈瑪星交界的打狗鐵道拆除了堪用的舊建築，闢建成公園，鐵路局更不時要收回土地權轉作開發，即便如此，理髮店的阿桑現在每兩年打一次約，仍然守在這裡服務老客戶。

我問起上次看到在戶外的大型木製鳥籠，淺藍色的木作簡單釘成，上面還種著許多漂亮的蘭花，阿桑說：「之前在外面的那個鳥籠，被怪手挖掉了，原本有說要留呀！但是怪手一來就揮到了。現在，這個地方我就跟鐵路局租呀，不租的話，市政府又要叫鐵路局來拆掉，先租兩年囉！」



圖5 理髮部外的洗手臺，客人都坐在外頭洗去泡沫，現在還是用木頭燒水（繪圖／林佩穎）

5 高雄的南北號誌樓，分別是掌理縱貫線與屏東線列車進出站的北號誌樓，跟樓掌理港區路線進出站轉轍器與號誌的南號誌樓，目前僅存北號誌樓，另一有南北雙向號誌樓的地點在基隆港區。

6 臺語：阿姨的暱稱。

一、我做這行已經很久了

院子因為圍牆打掉顯得開闊，我們徘徊一陣子便走進房子裡躲避又濕又冷的東北風，阿姨一點也沒有顯露出對兩個貿然闖入的年輕人的疑惑，仍然堆起笑然給了我們像對老客人的一抹微笑，溫暖親切。這裡空間不大也不小，整齊的放了三張鋪了絨布的傳統剪髮椅，但通亮的房間顯然重新裝潢過，牆板上的鏡子和置物臺擺滿了露華濃、不老林等瓶瓶罐罐，桌上的工具看來都有一定的年紀，剪刀、刮鬍刀、還有一個竹節桶，裡頭放著各種尺寸的挖耳棒、金屬的、竹製的、還有鵝毛絨的，空間裡混合著刮鬍水和髮油的氣味，阿姨正忙，要我們坐在一張木製的月臺候車椅上等待。那座椅子的椅背露出兩三種重複塗刷的油漆塗料，邊緣則是被人體的油脂磨的光潔漂亮，牆上還掛著木製金屬板的SEIKO擺鐘，忠實地轉動。

「外面的月臺椅賣掉了，剩下裡面這個，有人跟我出三千塊，外面那個怕以後要搬家也搬不走啊！」阿桑從容地打理男客的頭髮，再替客人抹上刮鬍泡，一會兒和客人或我們閒聊，一會兒又專注在自己的工作裡。隨後，腳步微微踉蹌地，緩緩走去拿了盞橘色立燈對著客人的耳朵照著，又搬了把樸實的老木椅挨過身坐下，老花眼鏡下的眼睛炯炯盯著耳內，很快的夾起一片驚人的耳垢，她秀給我們看，彷彿得到某種戰利品的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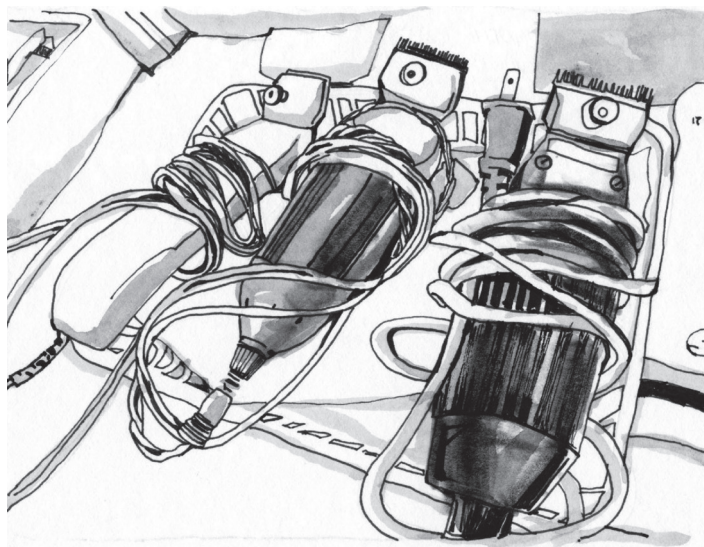


圖6 阿姨的理髮工具，都跟著她幾十年了（繪圖／林佩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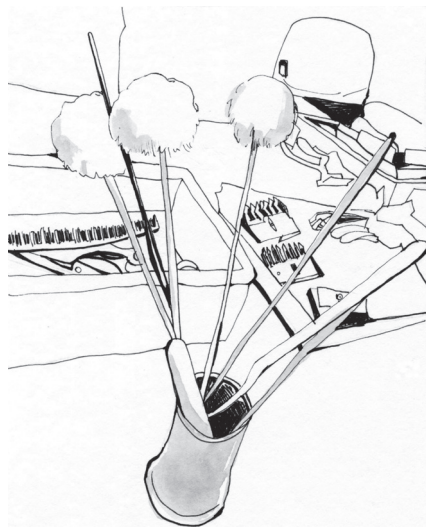


圖7 阿姨專用的掏耳工具，金屬的、竹製的、還有鵝毛絨的（繪圖／林佩穎）

信，還直盯著我們的眼睛笑一笑後，再彈落在地上。

「我女兒46歲了」阿桑說：「所以我做這行已經很久了。」50年前左右，阿桑起先幫孀孀一家和師父作飯打理，她也教其他人作菜，三人輪流做學徒，一方面則默默學習理容技巧。「我原本是來幫忙阿孀做飯的，伊有三個學師仔，⁷我想說我不能一直煮飯，我沒讀甚麼冊，就來學這個，我教他們煮飯，他們教我理髮，三個輪流這樣，後來就自己作。」當第一次幫父親理容時，大家驚訝的發現她已經默默學了幾招。

20歲左右，她嫁給了當時在鐵路局服務的先生，用當時高雄港站旁的廢料蓋起了這間小小的理髮店，招待了來自各方的客人，彼時的港口充滿了南來北往的人，專做男仕理髮的她，為高雄港站的職員刮鬍、也替許多剛靠岸的船員洗塵，遠洋漁業一趟要三年的時間，船上的生活雖倚靠大量的勞力，但用水極為拮据，淡水在船上珍貴的資源，要好好的洗澡對船員來說是種奢侈，一旦下雨所有的船員都會到甲板上好好淋個過癮，通常靠岸時多已灰頭土臉，也因此港邊的鹽埕與鼓山一帶多的是大型澡堂、理髮、理容，好讓這些船員一下船就能清理門面，梳洗乾淨清爽的去見久違的老婆、家人、情人。來自各方的有臺灣人、日本人、美國人、菲律賓人、印尼人，都來過這個店面，阿桑就守著港邊這個臨時搭建起來的店，過了將近40年。

店面裡還隨時備著一本厚厚的家庭相簿，阿桑示意我們可以翻開來看，裡頭有著她的美國孫子和兒子媳婦的照片，在鏡頭前好好站著的全家福，背景是美國的大房子，寬大的草坪，獨棟的住宅。關於店裡的畫面反而不多，我們一邊和阿桑聊著她的職業與人生，一邊看著她以橘黃色的毛巾擦拭老客戶的臉頰和下巴，阿桑說她要70歲了，但一個動作接著一個動作，手可是沒有一點遲疑。她轉身拿了一架鋁製的老式吹風機將插頭插在絨布座位旁的插座，再以扁梳抹上髮油，慎重地替老客戶吹出以一個油頭造型，這整套的理容程序，大約要40分鐘左右，老客人和阿桑聊了一下，對於我們的頻頻拍照充滿好奇，還問說：「是要上電視嗎？」離開前仍不忘和我們打聲招呼再走。

7 臺語：學徒之意。

二、掏耳朵體驗

看客人走了，夥伴自告奮勇想體驗掏耳朵的感覺，他說小時候也曾趴在媽媽的膝蓋上，側著頭讓她以簡單的黑色髮夾掏耳朵，冰涼黑色鐵髮夾在耳壁裡輕輕刮，和耳道發出極細微的共鳴，唯有緊緊閉上眼睛去逃避，在屈成碗型的手心裡得到出乎意料的耳垢那刻，才會興奮的張開。

「勾耳洞，恁少年，血路好，沒有甚麼耳屎，剛剛那個客人，這次還比較少，之前好多，有的老人，好大一塊（比了自己的一節指節）。恁不用挖，阮幫你省這五十塊。」阿桑說她自己也會挖耳朵，但她的左耳開過刀，有時還是會找其他人幫忙，阿桑自豪的說，她幫怡志挖耳洞的時候，我在一旁都可以感受到她老花眼鏡後的敏銳，耳道裡那一點小小的耳垢仍逃不過她的目光。

「恁甘有阿爸？阿爸還在不可以留鬍子，那樣看起來比阿爸還老，就是不尊重，下巴的鬍鬚我幫你把他剃掉，人中的就留起來，像日本人那樣，叫衛生鬚。」阿桑一邊念著，一邊順手就把怡志的鬍子刮掉，那是他珍貴的留了大半年，但仍稀疏雜亂的山羊鬍，卻因為還待在椅子上無法具體的反抗。阿桑一邊快手快腳的剃掉鬍子，一邊講了個小故事「阮甲恁講一個恁也會愛笑的，以前有一個客人，很老了，伊鬍子留很長，下巴很長，嘴唇上面的也很長，不過他很想吃麥芽糖，那怎麼吃？會沾到啊！所以我有個朋友就叫他用那個以前的牛奶餅乾，圓圓的那種有沒有？用那個夾起來吃，但是不能拉長再咬斷喔，客人就說：『不咬斷？這樣要怎麼吃啊！』」

然後又過了一年。鐵道旁的綠色鐵皮拆下了，鐵道少了討人厭的恰查某，種下了各式顏色的波斯菊，還被放置了聖誕節那種閃亮亮的線燈，整個臨港線暫時被劃作鐵道園區，鋪上腳踏車



圖8 理髮部的內部（繪圖／林佩穎）

道，下午經過的時候還會有人在座椅上躺平打盹。不行駛火車的鐵道恍若無用的長廊，跨越鐵路的橋也失去功用，大公陸橋⁸被拆掉填成凹凸不平的模樣，鐵道理髮旁公園陸橋⁹倒是留了下來，但是不再給車輛通行，現在就露出了大塊面的水泥橋墩，曾經被鐵路相隔的鼓山區和鹽埕再度連結再一起，但是通往島嶼各處與世界他方的鐵路，反而斷成一節一節的碎骨，不再是支撐著港灣動脈，仍鋪著部分鐵軌的大片空地成為放風箏的熱門地點，每到假日總飛翔了各色鮮豔的翅膀。

每次有機會經過這裡，我總要繞進小巷道看看這座小店面。一起來過的朋友這麼說：「這裡彷彿城市的邊緣，只要再跨一步就要掉下去了。」這樣邊緣的一小角，停駐著老樹、老房、阿桑的小店，只需一眼就感到安心。

參考書目／

- 杜劍鋒（2002）．《物換星移話鹽埕》。高雄市：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 陳坤毅（2013）．《建構繁榮城市的巧手》。高雄市：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曾玉昆（2004）．《高雄市地名探源》。高雄市：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 謝一麟（2012）．《海埔十七番地 高雄大舞臺戲院》。高雄市：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春暉出版社。

8 大公陸橋是位於臺灣高雄市鹽埕區大公路上的陸橋，建於臺灣日治時期的1934年，是高雄市第一座陸橋也是第一座鋼筋混凝土橋樑，2012拆除。

9 公園路橋為橫跨臺鐵高雄港扇形車站鐵軌的紅色弧形鋼橋，民國64年完工至今已有四十年歷史，2013年拆除引道，預計改為觀景平臺。